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百蝶

富春孫光憲集

草賊劫令公

王中令鐸洛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
靜於楊全玫有舊避地浮陽與其都統幕客十來人
從行皆中朝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
李甚侈從容侍姬有輦下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
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
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令圖
之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僕而還

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有劫殺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忽誕也如此彥禎子尋爲亂軍所殺非琅琊公訴於上帝乎

王重榮逐兩帥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爲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僞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爲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今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算歛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遇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滂間路至河

中代都爲帥重榮迎之滂前爲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疊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遇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且爲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滂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自屏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滂曰爲惡者非我而誰召滂之僕吏控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滂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受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爲部將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

鄭文公報恩

鄭文公敞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敞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敞託之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敞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敞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避難於終南山敞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敞所敞墓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

未幾敞亦卒塋近西門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韓簡聽書

李茂貞附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何論乃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 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聲壘壘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褐於道門改名書卒於洛中也武臣未必輕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朴之輩沮其

學善也惜哉

孟方立陳桑梓禮

附羅虬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刑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隸本軍爲裨將廣明中潞帥高潯攻諸葛爽於河陽方立出天井關爲前鋒時潯爲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留戍於關後廣爲潞人所殺三軍乃以方立爲帥因有首丘之思遂移軍於刑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令理所陳桑梓之敬有識者賞焉姪遷嗣爲潞帥降太原葆光子曰羅虬累舉不第務於躁進因罷舉依於宦官典台州畫錦也嘗以

展墓勉謁邑宰橫笏傲然宰曰某雖塵吏不達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栢下人乎譏其無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嘗見雕陰官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雷電救王鎔

景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軍次博水會軍亂推其弟匡儁充留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之軍政南欲赴關泊於陸澤鎮州趙王王鎔以匡威救難失國因請稅駕于常山府郭以申離戀會匡威有慕容子貞抱自關廻與匡威相遇伺登寺樓觀鎮州

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謀託親忌王鎔既遣之逼以兵仗伺詣理所乃入城東門門內有鎔親騎管中卒忽掩其外關復于缺垣中有一人識是王鎔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匡威格鬪移時與貞抱俱死鎔年十六七踈瘦當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電忽起雨雹交下而屋瓦皆飛拔大木數株明日鎔但覺項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訪之則曰墨君和鼓刀之士也天意冥數信然鎔自脫此難更在位三十來年不以神明扶持何以獲也

李全忠蘆生三節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爲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爲異以告別駕張建章積書千卷博古之士也建章曰昔者蒲洪以地中蒲生九節爲瑞及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者茅也合生陂澤之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可舉爲戎校諸將逐李可舉而立全忠累加官至檢校太尉臨戎其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爲三軍所逐弟匡儻爲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爲盧彥威所害先是李

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其異焉有馬郁者少負文藝匡威曾問其年郁曰弱冠後兩周星微行於色後匡威繼父爲侯首召馬郁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郁但頓頰謝罪匡威曰如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闊達多如此類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嘗見范陽熟人說李匡儔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爲帥強姦之匡儔按劍而俟夜深妻廻出步

輦爲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救援鎮州既出城三軍立匡儔爲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劫賣王鎔之事匡儔移牋王鎔往復指陳終不及姦穢之事諱國惡也

張建章泛海遇僊

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爲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曾齋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僊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巋然有女僊之處待

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僮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勿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及迴風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以帛苞麥屑置於水中模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學也如此薊門人皆能說之于時亦聞朝廷葆光子曾遇薊門軍校姓孫忘其名細話張大夫遇水僊家遺鮫鮪自齎而進好事者爲之立傳今亳州太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具言國璽外唯有二物其一建章所

進鮫鮪篋而貯之軸之如著以紅線三道扎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消室凜然邇來變更莫知何在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富春孫光憲纂集

李茂貞脇君殺宰相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義叛而必誅安有甸服之顯違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已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織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又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凌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不欲辱辱守恬而坐除宰相臣徐彥

若鎮鳳翔以茂貞爲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即以兵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王師果敗咸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也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繼上表仍擁兵至臨臯驛請誅宰相帝遂斬樞密使李周曠以徇乃貶讓能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奏曰晁錯之辜謬及於臣今若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遣中使害於驛內識者以讓能臨難無苟免亦得其死也後追贈太尉其子曉曉貌如削玉有制誥之才仕梁至宰

相鳳曆年間洛都有變爲亂軍誤害時皆嘆惜之

三鎮擁兵殺二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帝既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知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洽背汗流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討西川失謀李璣麻下爲劉崇龜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及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內外寃之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其職尚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

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授焉因請加尚父至是爲
行瑜所憾遽罹此害後追贈太師李磈字景望拜相
麻出爲劉崇龜抱而哭泣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
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且訴崇龜之惡時
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磈素不相協王行瑜專制
朝廷以判官崔鋌入闕奏事與昭緯關通因託鋌致
意由是行瑜率三鎮脇君磈亦遇害其子澆有高才
同日遭罹磈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徒太原
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虎昭皇切齒下
詔捕崔鋌亦寃報之一事也

海說劉崇龜哭李磈麻今本云曾故側注龜字

蓋從衆也

儒將成敗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表行儉郭元振裴度
韋臯是也然則時有夷險不可一槩而論王鐸初鎮
荆南苗勳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黃巢令
人傳語云相公書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
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以高駢上表目之
爲敗軍之將正謂是也諫議大夫鄭賓曾獻書以規
其言云未知令公以何人爲牙爪何士叅帷幄當今
大盜移國羣雄奮戈幕下非舊族子弟曰面郎君雍

容談笑之秋也爾後軍權鎮滑臺竟有貝州之禍也
鄭文公敗首唱中興傳檄討賊殺戮黃寇鎮靜關畿
一旦部校李昌言脇而逐之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
崔瑯湖廣崔瑾福建韋岫鄆州蔡崇徐方支詳許昌
薛能河中李都賈涵鳳翔徐彥若狼狽恐懼求免不
暇唯張濟大言自方管葛以無謀之韓建倅用剛之
孫揆出征大鹵自貽敗亡爾後朱朴踵爲大言驟居
相位亦曾上表請破鳳翔所謂以羊將狼投卵擊石
幸而不用何過望哉客有謂葆光子曰儒將誠則有
之唐自大中已來以兵爲戲者久矣廊廟之上耻言
韜畧以橐鞬爲兇物以鈐匱爲凶言就有如盧潘薛
能者因爲麈才一日宇內塵驚闖左颯起遽以褒衣
博帶令狎燕頷虎頭適足以取笑則韋昭度之憚王
建張濬之伐太原是也

外藩從事於本省上事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常應舉不第爲李都河中從
事都失守習吉自昭義游太原辟爲從事習吉好學
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軍書
皆習吉所撰也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
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竟歸太原

復其戎職莊宗即位追贈禮部尚書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遙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過是

韓建始終

韓建兩隨李茂貞逼脇君上殺戮輔相昭宗出居本幸鄜時建懇迎奉請至華下供億之勞具在勤王錄而殺害鄆王等八人以孤君王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駁論勤王錄數條且曰韓建不遇時可也而云隄防道路拱衛乘輿欲蓋而彰則禁固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語詔書徵赴行在妄也又曾無亂率諸侯

述保大定公之志也以爲唐運凌替皆自由曆數自黃巢既戮蔡賊生焉宗權滅後而朱玫王行瑜繼之繼捨茂貞而有韓建所謂一莽雖死十莽復生何天意不祐乎竟爲朱溫宰相蜀先主聞之笑曰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溫相宜也葆光子曰華州韓建荆渚成汭勤王奉國誠有可嘉于時號爲北韓南郭郭即成令胃稱也士大夫可以依賴也古者奉霸主尊本朝德義小虧諸侯不至葵丘之會是也成韓位居王輔荷寵於唐朱公有無君之心露問鼎之意建等不能效滅洪泣血糾率同盟亦可以結約親隣共張聲勢而乃助

築作孽畫匹成蛇捨我善隣陳誠僞室華陰失守既無力以枝梧鄂渚喪師乃無名而陷沒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令睦漢南諸侯結淮甸雄援汴人篡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即吾不知考之人謀固無所取惜哉

中四字未曉

孔緯借盭鐵印

孔緯在中書朱全忠併有數鎮兵力強盛表請盭鐵印詔下宰相議之緯力爭不從謂其不即吏曰朱公若收盭鐵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後韓建討太原不利爲張濬所誤貶之他日昭宗欲再攻鳳翔以問緯緯曰鳳翔天子西門若自去窟穴受制一面即大事去矣昭宗曰卿是朕賢臣殊未達時事緯曰陛下以臣爲賢是謗臣也臣若賢肯立於陛下之朝因稱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於華下

神告羅弘信

子紹威附

中和中魏博帥羅弘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圍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鬚翁巫有宋千者忽請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又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弘信因令審之不期歲果有軍變

弘信爲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臨淮王弘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君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益驕紹威不平有意翦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後夫肩籠內藏器甲揚言汴師莩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弦共甲襍夜會汴人擐甲持戈攻殺牙軍覺之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爲梁祖凌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脚瘡痛不可忍意其牙軍爲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大去其國矣

燕王劉仁恭異夢

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或占之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爲幽帥自破太原軍於安塞城後士兵精強孩視鄰道發管內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圖表曹之霸先下甘陵無少長悉坑之初治甘陵城下有鵠鷓數頭飛下幪帳內逐

之復來仁恭惡之竟爲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仁恭單馬而遁于時軍敗於內黃爾後汴師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號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賞使乎之美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北夢瑣言卷第十五

富春孫光憲纂集

披褐至殿門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事朝廷允之蓋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胤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爲信宜寬懷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衣馳褐入金華門易服赴宴咸以爲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結崔胤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連兵劫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召

崔胤比之先是茂貞入關焚燒京城是宴也俳優安
轡新號茂貞爲火龍子茂貞慙惕俛首宴罷有言他
日須斬此胡轡新聞之請假徃鳳翔求救茂貞遙見
詬之曰此胡窮也胡爲敢來轡新對曰只要起居不
爲求救近日京中且賣麩炭可以取濟茂貞大笑而
原救之也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軍容使韓全誨以駕幸鳳翔李茂貞比懷挾帝以令
諸侯之意懼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慮
乃結汴州同起軍助其迎駕汴軍傅城州軍乃攻興
元其帥王萬洪以無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
州並爲蜀有方變謀却助鳳翔于時命掌書記韋莊
奉使至軍前朱公大怒自此與西川失歡而汴帥軍
罷

韓建賣李巨川

李巨川有筆迹歷舉不第先以仕僞襄王與唐彥謙
俱貶於山南褒帥楊守亮優待之山南失守隨致仕
楊軍容復恭與守亮同奔北投太原道行者引出華
州復恭爲韓建挫辱極罵爲奴以短褐蒙之斃於枯
木守亮檻送至京斬於獨柳樹京城百姓莫不沾涕

此即南山一丈黑本姓皆黃巢時多救護導引朝士
令趨行在人有逃黃巢而投附皆濟之由是人多感
激巨川爲韓建副使朱令公軍次於華用張濟計先
取韓建其幕客張策攜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
請降朱公謂曰車駕西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識
字凡朝廷章奏鄰道書檄皆巨川爲之因斬之識者
爲韓建無行求解怒於朱公遂爲所賣時人寃之巨
川有子慎儀仕後唐爲翰林學士唯張策本與張濟
有分携印而降叶濟之謀後仕至梁相朱公既得韓
建以兄呼之尋奏移許昌梁鳳曆初亦遇害也

天子賜勳臣詩

德宗皇帝好爲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
詩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辭賜韓建以詩及楊
柳枝辭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其賜
者得不求其意焉

朱令公爲昭宗攏馬

汴帥朱公再圖鳳翔與茂貞軍戰于號縣西槐林驛
大敗岐軍橫屍不絕鮑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殺宦官
韓全誨已下二十二人首宣示茂貞亦斬其義子繼
筠首以送於是車駕還宮朱令俛首馬前請罪涕泣
攏帝馬行千步帝爲之動容至京師以宰相崔胤判

六軍乃下詔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一十人又鳳翔駕前宰相盧光啓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劫遷車駕移都東洛既入華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無能與爾等爲主也汭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訖泫然流涕行至陝府內宴皇后自捧玉盆以賜全忠內人唱歌全忠將飲酒韓建躡其足全忠懼辭醉而退至穀水而殺內人可證及隨駕五百人自是帝孤立矣

昭宗遇弒

昭宗遷都至洛左右並是汴人雖有尊名乃是虛器如在籠檻鬱鬱不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匡復之志慮帝有奔幸之謀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訴以衣食不足帝方勞諭友諒引兵升殿帝顛仆入內軍士躡而追之帝叱曰反耶友諒曰臣非敢無禮奉元帥之令帝奔入御厨以庖人之刀斬數輩竟爲亂兵所害內人李漸榮裴正一等弒帝投刃而死又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軍情請誅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等臨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

我後全忠即位爲子友珪所弑竟如其言

請殺德王

輝王嗣位社稷德王裕已下諸王子孫並密爲全忠所害德王帝之兄曾冊皇太子劉季述等廢昭宗冊爲皇帝季述等伏誅令歸少陽院全忠以德王眉目踈秀春秋漸盛全忠惡之請 匡胤密啓云太子曾竊寶位大義滅親昭宗不納一 日駕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玄暉曰德王吾之愛子何故須令吾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齧其中指血流全忠聞之宴罷盡殺之

謀害衣冠

輝王即位天祐中全忠以舊朝達官尚在班列將謀篡奪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舊相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扈王溥大夫趙崇王贊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時宰相臣柳璨性陰狡貪權惡樞等在已之上與全忠腹心樞密使蔣玄暉太常卿張延範密友交結而害樞等俄而延範軋裂玄暉與柳璨及弟瑤瑊相繼伏誅先是故相張濬一家並害而棄屍黃河朱公謀主李振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憤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清流輩宜投於黃河未爲濁流全忠笑而

從之爾朱榮河陰之戮衣冠不是過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陰王於曹州遇醜而崩唐祚自此滅也

誣何太后

朱全忠先以蔣玄暉爲樞密使伺帝動靜積慶何太后以昭宗見害之後常恐不保旦夕曾使宮人阿秋面召玄暉屬戒所乞他日傳禪之後保全子母性命言發無不涕零先是全忠速要傳禪召玄暉到汴州責以太遲玄暉以傳禪先須封國受九錫之命俟次第行之全忠怒曰我不要九錫看作天子否玄暉奔歸洛陽與宰相商量爲趙殷衡誣譖云與太后交通

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逼殺太后及宮人而誅蔣玄暉時人寃之趙殷衡後改姓孔名修亦莫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爲宣徽使出爲許昌滄州兩鎮時人知其狡譎傾險莫不憚之

爲堂叔母侍疾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瑒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授夫以年七十地絕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往侍疾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者亦智也

秦宗權訴不反

黃巢破後蔡州秦宗權繼爲反逆兵力強銳又復稱
僭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汴帥朱全忠
盡節禦之宗權爲部將申叢擒而折足囚縛朱全忠
具表檻送至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即檻
中舉首曰宗權非反也天尹哀之觀者因以爲笑

李摩雲擲鉢從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
於滑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擲鉢於地毀僧
衣投河陽諸葛葵爲罕罕之即僧號便以爲名素多

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流血亟尋署爲小校
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柵于
上號摩雲寨則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自此號李
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汴州荆
南成汭之流也

自唐
自梁

北夢瑣言卷第十六

富春孫光憲纂集

以酒致禍

梁祖霸國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酒酣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甚昵每事誤稟從晦致命于郡彥溫大張樂邀不至乃藏耀食於王將家彥溫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訴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藏

耀裂其禁械斬于壽春市葆光子曰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據東川將有跋扈之心于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節使下小校驟居內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託以寒熱召之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說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鞞足端簡門迎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

蜀使洪飲

梁太祖初兼四鎮蜀先主遣押衙潘岈持聘岈飲酒一石不亂每攀謙飲禮容益莊梁祖之飲酣梁祖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岈曰不敢乃篲在席器皿次第注酌岈並飲之岈愈温克梁祖謂其歸館多應傾瀉因臥俾人偵之岈簪笏簪冠子秤所得酒器次汗人伏之他日又遣押衙鄭頊持聘梁祖問以劔閣道路頊極言危峻梁祖曰賢主人何以過得頊對曰若不上聞恐悞令公軍機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

朱瑾殺兄

朱瑾之據兖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齊州刺史裴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候胡瑄

出獻款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資吏既而啓延壽門陳牌印于笥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少迪等仗劍以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籥瑾單馬曰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驍卒董懷進勾拽瓊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拽突出牽入之須臾城上鼓譟擲瓊首於埤也我軍失色梁祖哀慟久之斬軍謀徐厚署瓊弟玘爲齊州防禦使恩禮殊厚瑾竟弃城投揚州

馬景設詐

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敵壘尚堅且思班退親從指揮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傑窺舉者以戴矣今姦黨已窘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爲告事者有騎卒馬景應命因朱友倫總騎軍且至將大出兵迺景請因其時給駿駟雜所出隊中十許里躍馬西進叩岐圍以軍怨東遁爲告且言列寨留卒尚方俟夕將逝宜速掩之當落我機內矣失是往也決無生理願錄其孥梁祖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徇之明日軍出諸寨屏區如無人不十里果夙騎却走岐人納之不失厥料岐軍啓兩扉悉衆來我師宿已秣馬飽士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大破岐軍十不存三四焉李

茂貞喪膽昭宗降詔還京始遂奉迎矣功歸高公而馬景妻孥倍加軫卹且解揚以守正而忠不顧其身也馬景以死命行詐非圖身也人之難事唯景有之

朱延壽妻王烈女

宣州田頽壽州朱延壽將舉軍以背楊行密請杜荀鶴持牋詣淮都俄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壽飛騎以赴俱爲汴軍所殺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僕悉授兵器遽闔中州之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帑發百燎廬舍州廨焚之急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孽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無以過也

木星入斗

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爲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爲災唯木當應爲福耳咸或然之時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宿唯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

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爲裴字爲緋衣牛字着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懼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礪山之朱乎

木中異文

梁開平中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人因伐樹倒分爲兩片內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獻仍付史館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位以爲應之中間石氏自并門受國稱晉朝湖南馬希範解釋此字表聞焉

薛貽矩畫讚

梁相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班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翦截閣官貽矩嘗與韓全誨等作寫真讚悉紀於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他日賞唐帝禪詔于梁仕至宰相

春磨寨

黃巢自長安遁歸與其衆屯于陳蔡間潞河下寨連絡號八山營于時蔡州秦宗權懼巢以城降之時既饑乏野無所掠唯捕人爲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碓搗或磴磨咸用充饑天軍四合巢軍不利其黨駭散頗

爲雷電大雨淹浸其營乃與妻孥昆弟奔于大山狼
虎谷爲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浦下裨將李帥銳
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梁祖脫難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工畢因登眺其
上見飛鳥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璿
曰是烏鳥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軍前朱友裕爲朱
瑄掩撲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來赴
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
深廣忽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稗積以爲道正在馬
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焉副使李璿都將高行思爲
賊所殺張歸寧爲殿騎授戈力戰僅得生還被十四
五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

梁祖夢丁會

丁會爲昭義節帥常懼梁祖雄猜疑忌功臣梁祖忽
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祗候吾將乘馬欲出圍人
以馬就臺忽爲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唱教聲
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江東矣

殿棟折墜

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墜于御榻之

上初聞主落于寢帳上乃驚覺久之又聞有小木墜於帳頂間遂懼然下牀未出殿門其棟乃墜遲明召諸王近臣令觀之夜來驚危幾不相見由是君臣相泣又曰驚憂之時如有人引頭於寢閣門內云門裏面若有人否所以忽忘奔起得非宮殿神乎他日又游于大內西九曲池泛鷁舟於池上舟忽傾側一墮於池中宮嬪并內侍從官並濯入池扶策登岸移時方安爾後發痼疾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弑逆之禍舟傾棟折非佳事也

梁祖圖襄強事

梁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順其命一旦躁撓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襄強縣半泆旬方拔其壘是邑也池湟堅牢人心獷悍晝夜攻擊以至疲竭既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彞收於部伍間乃謂周彞曰請一劍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間忽然抽茶檐子揮擊周彞頭上中檐幾仆于地左右乃擒之元是襄強城中遣來令詐降本意欲窺美梁筭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誤中周彞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仇殷召課

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每見吉凶不敢明言稍聞
逆耳秘而不說往往罰俸蓋懼梁祖之好殺也梁自
昭義失守符道昭就擒栢鄉不利王景仁大敗皆爲
太原節使嗣晉王李存勗之所挫也方懷子孫之憂
唯栢鄉狼狽亦自咎云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六

北夢瑣言卷第十七

富春孫光憲纂集

梁祖爲傭保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溫賜名全忠建國
後改名晃家世爲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爲業誠蚤
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携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
弟之中唯溫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兄弟嘗加謹
杖一日偷崇家金而竄爲崇追廻崇母遮護以免撲
責善遂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
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黃巢中作賊伯兄昱與母王

氏尚依劉家温既辭去不知存亡及温領鎮於汴威
飾輿馬使人迎母於崇家王氏惶恐辭避深藏不之
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虎焉能自致
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
立功之事王氏泣而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温盛
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立至列卿爲商州刺史
王氏以温貴封晉國太夫人仲兄存于賊中爲矢石
所中而卒致酒于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五經
辛苦業儒不登一命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
不憚良久謂温曰汝致身及此信謂英特行義未必

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
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諸無取也温垂
涕謝罪即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倫輩立軍功位至
方鎮

梁祖張夫人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曾爲宋州刺
史温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温在
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温以其宿疑深加
敬異張賢明有禮温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
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

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充鄆得朱瑾妻温告之云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充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奴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奴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恒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朱耶先代

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爲蕃中大酋受唐朝

官職太宗於北方沙陀磧立沙陀府以招集降虜彼克用祖朱耶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背吐蕃歸朝德宗於藍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都督後遷於神武川黃花堆之別墅即今應州是也執宜生赤心以討徐州龐勛功賜國姓並名號李國昌懿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城人依寓吐蕃帝曰我先與爾同鄉里勅令編籍鄭王房始爲雲州大同軍節度次受鄜延振武代北三節度其姪克讓爲羽林將軍其子克用最聞名以破黃巢功爲太原節度使子存勗梁蜀奄有中原追尊執宜號懿祖國昌號獻祖克用號太

祖皇帝在妊十三月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鴈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譟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時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能連射雙鳥至於樹葉針鋒馬鞭皆能中之曾於新城北以酒酌毗沙門塑像請與僕交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於壁間或所居帳內時如火聚或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獻祖征龐勛軍陣出沒如神號爲飛虎子耿一目時號獨眼龍功業磊落不可盡述

睛斜非耿也

親王拜藩侯

唐乾寧中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擁兵脅君誅戮宰相焚燒宮闕初帝西幸鳳翔昭宗出居石門莎城太原克用領蕃漠馬步入京三鎮大懼是年破邠州斬王行瑜昭宗嘉獎倚賴命延王丕丹王允賞詔賜李公衣服兼令二親王設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封晉王以寵之延王才識過人聰悟辯慧在晉陽留宴累月每獻酬樂作必爲晉王起舞後爲韓建所殺

李習吉溺黃河

太原李公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水上
構浮航公渡浮航馬足陷橋李習吉從馬軼墜河習
吉抱水舟人拯之獲免王珂懼公謂曰公之於吾非
機橋者何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吾知也置
酒笑樂而罷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黃巢後
游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爲掌記賤微之捷無出
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
計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智筭得習吉之才
筆如虎之傳翼也其見重如此

周式抗梁祖

梁祖陷邢州胤軍攻王鎔于常山趙之賓佐有周式
者性慷慨有口才謂王鎔曰事急矣速決所向式願
爲行人即出見梁祖曰王公朋附并汾違盟爽信故
賦已及於此期於無捨式曰明公爲唐室之桓文當
以禮義而成霸業王氏今降心納質願修舊好明公
乃欲窮兵黷武殘滅同盟天下其謂公何梁祖笑引
式袂謂之曰與公戲耳鎔即送牛酒幣貨數萬犒汴
軍仍令其子入質於汴因而解圍近代之魯仲連也

宦官陰謀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

崔胤嫉忌尤甚上勅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啓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十數以進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漸泄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以爲城社視崔胤皆裂時因伏臘讌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訣別會汴人寇同華知崔胤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伏兵逼帝幸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叶謀以誅闥宦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絕滅識者歸罪於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兒胤小字河東晉王李公聞胤所爲謂賓友曰助賊爲虐者其崔胤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晉王上源驛遇難

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軍機多所弘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人曰公爲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於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傲之何也王頃歲避難達鞞幾遭陷害類遇

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此晉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劉鄩忠於舊王

王師範之鎮青州以部劉鄩竊據兗州先是汴將葛從周鎮于是鄩因出征劉鄩將圖兗也詐爲茶商苞苴鎧甲大起店肆剖巨木藏兵仗而入竊發之日得其徒千人據其府舍升堂拜從周之母仍以禮待其妻子子弟職掌妻孥供億如常俄而從周攻其城梯轆雲合鄩以板輿請從周毋登城諭從周曰劉將軍

待我不異於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從周由城下獻欵即時退舍及青州兵敗師範納欵梁祖遣使諭鄩鄩曰臣知王公脩好與梁國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見其勢敗擅命不顧非盡心於所事也僕俟王公之命俛首非晚至是師範諭之方以城歸梁祖多其義超擢非次官至方鎮爲梁之名將

駁昭宗謚號

昭宗先謚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議請改爲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楷者禮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震陋

才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灾其父循姦邪附會無譽於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險詖滋不悅待爲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朔人士目蘇楷爲衣冠土島

晉世子入覲賜鸚鵡酒器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人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鸚鵡酒卮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畧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採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鄴王偷江東詩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弃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于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爲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集曰偷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魏博富雄列侯專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
憤衙軍制已密聞梁祖表裏應接弑之揚師厚後
入魏城揖出羅周翰因而代之師厚卒梁以賀德倫
領鎮分其土宇創立相具爲節鎮減其力用三軍作
亂脅持德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
望之人樂毅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覽狀擁兵親
臨先教張彥脅主虐民罪而斬之便以張彥親五百
人帶甲持仗環馬而行晉王寬衣緩帶畧無猜間衆
心大服他日資魏博兵力稱建竟平河南也衙軍自
羅紹威殺戮後又迫脅賀德倫復擁兵持趙在禮天
成初赴行在干時又殺三千家乃世襲兇惡也

縛驢戴旗

晉王之入魏博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
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
進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堞
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老者曰軍去已二
日矣果趨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
是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富春孫光憲纂集

楊千郎

莊宗異母弟存乂即郭崇韜女婿伏誅先是郭崇韜
既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今闕人察訪外
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
於祇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
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陽帽下
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
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局鑄貴要間神奇之官

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用事皇弟存又常朋媼于其家至是與存又同罹其禍

娠子能語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鴈門逆旅逆旅媼方娠帝至媼慢不得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于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慢媼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明宗不伐

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產雄武謙和臨財欲廉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欲試以誠召於泉府命恣意取之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所得賜與必分部下戰勝凱還儕類自伐帝徐言曰人戰以口我戰以手衆皆心服其能

明宗獨見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爲將相推奉霍彥威孔循上言唐運已衰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若爲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爲唐雪冤維爲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名

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爲唐室雪冤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自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莊宗諸弟遇害

趙在禮作亂諸將擁明宗入闕未到間從馬直郭從謙攻興教門帝母弟存渥從上戰及宮車晏駕存渥與劉皇后同奔太原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劉皇后欲出家爲尼旋亦殺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至太原兵衆請殺存霸以安人心符彥超不能禁時

存霸以剪髮衣僧衣謁彥超願爲山僧竟不免也存紀存確匿于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重誨曰主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殺之果併命於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

劉皇后笞父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微寒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爲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箏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爲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公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認之即

昔黃鬚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耻爲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于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於宮門笞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著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似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也后方晝眠及造其卧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然爲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正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爲皇后議者以后出于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裨販所鬻雜蘇菓茹亦以皇后爲名正位之

後凡貢舉先入後宮唯寫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闕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餓殍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将出粧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姐已無異也先是莊宗自爲俳優名曰李天下雜于塗粉擾雜之間時爲諸優朴扶摑搭竟爲鬻婦恩伶之傾玷有國者得不以爲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犀帶四欲於太原造寺爲尼公路復通皇弟存渥同簀而寢明宗聞其穢即令自殺

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
欽鄧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勅務辛庭蔚
李繼宣等孔謙者魏州孔目吏莊宗圖霸以供饋兵
食謙有力焉既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
聚歛爲意剝削爲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爲莊宗
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隔害明宗之子從璟以是伏
誅段凝事梁以姦疾進身至節將末年縮軍權束手
歸朝溫韜兇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寘其罪
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旌鉞明宗採
衆議而誅之辛庭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
時庭蔚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
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蓄爲子時宮掖之間
穢聲流聞此四兇帝在藩邸時惡其爲人故廢罷之
莊宗皇帝爲唐雪耻號爲中興而溫韜毀發諸帝陵
寢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誤
矣

失身虜庭

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爲淑妃伊氏爲德妃契丹
入中原陷于虜庭宰相馮道尊冊契丹王虜張宴席
其國母后妃列坐同晏王嬙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

最承恩寵後嫁契丹突厥欲多李資華所謂東丹王
即阿保機長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虜性酷毒侍
婢微過即以刀刳火灼夏氏少長宮掖不忍其兇求
離婚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今爲尼也

無官酬勳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
州節度觀察使馬爾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
秩已高制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即非品秩升
遷唯以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以名器假人至此
賈誼所以長歎息也

明宗命相

明宗入朝安已誨用事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韋
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國
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有李琪
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議
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李琪而相崔協如弃蘇合之
丸取蝘蝓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
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
與協並命而捨李琪識者惜之

明宗睿相

明宗遣皇子從榮出鎮鄴都或一日上謂安重誨曰
從榮左右有詐宣朕令旨不接儒生儒生多懦弱鈍
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今此皇子方幼出臨大
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豈朕之所望也
鞠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賔從聞後
稍難安處且望嚴戒遂止

明宗惡倉吏

明宗皇帝尤惡貪貨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縣令成
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
歷任告赤配綏州長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鄴以賊獄
賜自盡而誠汝州刺史其簡爲其貪暴汴州倉吏犯
賊史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
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由是皆
就戮

誅不孝

緱氏縣令裴彥文事母不謹誅之襄邑人周威父爲
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明宗降勅賜死

安重誨枉殺任圜

任圜昆弟五人曰圜圓圖回團雍穆有裕風彩俱異
圜美姿容有口辨負籌畧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成

初入相簡拔賢俊杜絕佞門憂國如家切于功名而
安重誨忌之常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
熾隙漸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
守殷作亂立遣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
外寃痛清泰中贈右僕射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北夢瑣言卷第十九

富春孫光憲纂集

玉界尺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學德行
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揚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
梁時同平章事以兩登廊廟四退田園五行五常不
欺暗室縉紳仰之

周玄豹

周玄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游十年不
憚辛苦遂傳其秘還鄉歸俗盧澄爲道士與同志三

人謂之玄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睹零落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猶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令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於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爲內衙太保乎或問前程惟云末後爲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侍巾櫛有時誤旨大犯櫛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無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纂謂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事朕事諸有徵可詔比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表許之事玄豹所常若

詔輦下即爭吉凶恐近於祿惑乃今就賜金帛官至

光祿卿年至八十而終

又聞嘗與蜀高祖預記符命嗣主之事至於雲龍將相其

言無不符驗
鬼神乎哉

老益貪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肯甘醫藥咸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曹地府無爲老朽豈放爾耶爲縉紳之笑端

解元龜進詩

道士解元龜本西屬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纂言自西

來對於便殿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
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上謂侍
臣此老耄自遠朝此期別有異見乃爲身名甚切堪
笑也晚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

擊碎舍利

天成中有僧於西國取經迴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
以程上進其牙大如拳褐漬皴趙鳳揣言於執政曰
曾聞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已施
數千聞毀碎方遂擯弃之云此僧號智明幽州人
僕嘗識之

崔協對狀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
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則患生崔
協強言於座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假藥餌足
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降龍大師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爲降龍大師鎮州大水壞其
南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自言飛後
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
其爲人終不設拜京師早迎至洛下祈雨數旬無效

應或以焚燎爲聞懼而潛去至寺慙恚而終建塔號
法雨大師何其謬也

魚目爲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敲扇愚俗
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
既辭歸人於其所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
魚之目也將辭云山中要十數番齋甃半日獲五百
番其惑人如此

姚洪忠烈

夏魯奇附

閩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書頗誘

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璋曰老賊
孤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掃
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
反噬爾本奴才即無耻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璋怒
令十人持刀割其膚燃鑊于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
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
于時夏魯奇之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爲忠烈也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
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

因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爲座主辱門生同光
初致仕

戲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辯多機教梁時不得意
弃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皇甫教書莊宗即位於魏州
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
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于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
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
進取䟽宰相豆盧革韋說至于貶死又以毀訾宰臣
責授鳳州司馬

明宗獎馮道

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得勝寨所居一茆菴
與從人同器而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
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
懷真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

明宗戒秦王重胤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
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經義雖不深達其旨
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
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文非素

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
勉強於此唯書義而欲耳裏頻聞時重榮方聚雜進
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咏爲事上道此言規諷之或
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優贊美
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詼諧所累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
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迴顧何也
岳曰定見忘持兔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
道因授岳祕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比中村墅多以
兔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
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明宗不樂進馬

張虔
劍附

涇原帥李金全歷藩鎮所在掎歛非時進馬上問其
爲治何如莫先以進馬爲事雖毘勉受之聖旨不憚
張虔釗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振之方
上聞帝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歛朝論鄙之虔釗
好與禪毳謎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唯是求口以飯
僧更希福利議者以渠於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後販
入蜀取人產業贖貨無厭蜀民怨之

或說在蜀問一
禪僧云如何

合利對曰刺置餽居即
得合利清河慙笑而已

康澄章疏

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疏上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
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勅旨褒稱之議者曰雖孫伏
伽岑文本草疏而澄可與易地而處也

明宗諷孟鵠

孟鵠自三司勾押官歷許州節度使上曰鵠掌三司
幾年得至方鎮樞密使范廷光奏對曰鵠實幹事人
以此至方鎮爭不勉旃上心知其由徑忝冒故以此
諷也

戮丁延徽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犯贓合處
極法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偷我
倉儲期於決死蘇秦說吾不得非但卿言竟處死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富春孫光憲纂集

療疑病

元顏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效官
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京城醫者
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
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
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後不得令娘知之是誑語也
其妳僕遵之此疾未除 又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
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鱸奉候

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閤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於上施一甌齋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喫鱸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鱗之會乃權詐請退謀餐他妙多斯類也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禍

唐時有杜彥林爲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既深抽脚不出爲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於卒古人云乘舡走馬去死一分知是跨御常宜戒意也 杜相審權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爲門楣所軋項頸低曲伸脰前引肩高於項乃一生也荊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生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駁者即可得而選苟要坐下且穩免勞控制唯扇庶幾也既免蹄啣不假嚼枚兩軍列陣萬驍如一苟未經扇亂氣狡憤介胄在身與馬爭力整控不暇安能左旋右

抽合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徃徃學扇甚便跨乘
是知蹀躞者跨於目馴柔者便於身比君子者難逢
假翦剔者抑其次也哉

崔樞食龍子

唐崔樞爲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
食意是厨人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爲冥官
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
後一年卒樞有聲不濟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薛準陰誅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間

道門寄褐游江南至吉州閣早觀遇修黃錄齋道士
升壇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聲痛叫云中箭速請筆
硯口占一詩曰蓋國深恩不易酬又離繼母出他州
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速休頃便卒天復辛
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
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即親
母可知也矣豈以繼母而同行路哉薛遷倉卒可用
垂戒也

崔雍食子肉

李侶蘇循附

唐咸通中龐勛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爲勛所陷

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必從之冀紆其禍勛亦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爲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其方便能割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勛疑曲訴色變身戰因搜懷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召雍赴飯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勛曰此即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侶隨軍至荊州令侶草表述其所懷侶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爲領於江津害之矣 唐末蘇循尚書謫媚

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門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爲意而循忽獻晉王畫勅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與夫雍侶爲人蘇誠遠矣

王迪車碾事

王迪舍人早召才業未卜竊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迪馬夾在其間馬驚仆而卧爲車轍輾靴鼻踰寸而不傷脚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耶

杜孺種青蓮花

唐韓文公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孺休

典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收蓮子歸京種於池沼或變爲紅蓮因異之驛致書問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淀甕常以蓮子浸於甕底俟經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花子爲種即其紅矣蓋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奉之道士田匡圖親看此花爲愚話之愚見人以鷄屎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之所益信矣哉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眉山娑羅花悉開白花又荊州文獻王未薨前數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斯又何哉

嚴軍容猫犬怪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閹宦中仁人也自言比司馬供奉官膊衫給事無秉簡人侍之儀又云樞密使解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黃指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梁川蜀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劔南依王先主優待甚異以青城山下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

謙約與西門李玄爲季孟也于時設官宮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關官忠佞好惡嘗聞此傳偶未得見即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成都移渚官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沒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竇家酒炙地

唐崇賢竇氏公郡家罕有名第璟僕射先人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鄰閹貴欲之然其地止直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違某有故欲往江淮上希三兩處護戎絨題其闔喜而致書几獲三千緡由是甚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停汙乃以蘆直市之俾妳嫗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指標得餅一箇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倣此由是致富延客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爲酒炙地亦能爲人求名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固竇雍無文藝而取名蓋飲啗之力也得

於元中允數賢

御史臺記說裴明禮買宅居與竇氏同居竇實效裴之爲也

李昌符詠婢僕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竒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噎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夢夢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淡旬京城盛傳其詩篇爲妳媪輩怪罵騰沸盡欲擗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竒即無異也

鍾大夫知命丹效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於陵州多上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術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卧於歐氏之家踰月不食歐主簿恐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相行止鍾公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病愈葆光子時爲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岳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溟湯

或大期將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指揮家事以
俟終焉遂各與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
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
大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
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
水沐浴却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
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啖以得藥力也他

賈之人
多服也

成都覺性院
有簡合此藥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終

